

身体、创伤与性别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身体书写

柯倩婷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身体、创伤与性别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身体书写

柯倩婷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体、创伤与性别：中国新时期小说的身体书写 / 柯倩婷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6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ISBN 978-7-218-05914-3

I. 身… II. 柯…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7201 号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黎 捷
封面设计	张力平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914-3
定 价	4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4075206 83790604 83781020】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任：林 雄

副主任：蒋 斌 朱仲南 黄尚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韦文忠 田 丰 许建国 杜新山

李夏铭 杨以凯 金炳亮 郑广宁 梁桂全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

主任：蒋 斌

副主任：梁桂全 田 丰 蒋述卓 陈春声 王国健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晋清 王仲兴 王利文 叶汝贤 刘少波

杜新山 李恒瑞 李夏铭 李新家 陈长琦

陈鸿宇 陆家骝 邱 捷 林有能 罗必良

金炳亮 郑 毅 唐钰明 扈中平 蓝海林

蔡 禾 廖小健

目 录

导论 问题、概念与分析范畴	1
第一章 身体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 15	
第一节 消解身心二元对立观：	
身体研究思潮	15
第二节 主体性与反抗的力量：	
女性主义身体理论	19
第三节 东西方视野中的身体观	25
第四节 “文学与身体”的分析范畴	35
第二章 遭逢身体、见证暴力	
——铁凝的《玫瑰门》	43
第一节 女儿的眼睛：观看与认知	45
第二节 见证：暴力、恐惧与	
权力斗争	56
第三节 体现：空间与身体的互喻	68
第四节 疏离：自私与越轨的母亲	79
小结	97
第三章 身体的性别政治	
——莫言的《丰乳肥臀》	100

第一节	文化、性别与身体	102
第二节	莫言小说的身体秩序伦理	112
第三节	恋乳症与欲望叙事	118
第四节	饥饿主题及其性别政治	136
小结	155

第四章 身体与精神创伤

——王小波的《万寿寺》及其他	157
第一节	个人创伤与集体创伤	158
第二节	铭刻在身体上的创伤史	165
第三节	创伤记忆与失忆	178
第四节	酷刑、罪罚与权力运作	193
小结	214

第五章 身体与语言诗学

——王安忆的《长恨歌》	216	
第一节	镜像、自我、身份	219
第二节	欲望的转喻：饮食与厌食症 ...	225
第三节	身体的延伸：服装、建筑与 空间	235
第四节	语言与身体：结构、韵律与 节奏	243
小结	254

第六章 身体与写作

——徐小斌的《羽蛇》	256	
第一节	“身体写作”论争	256
第二节	血、墨、书写与精神救赎	263
第三节	创伤、恐惧与自闭	276

第四节 女性的生命深度与 精神超越	287
小结	294
结语 迈向一个多元化的身体诗学	296
参考文献	305
后记	315

导 论

问题、概念与分析范畴

本书研究小说中的身体再现问题，研究小说如何想象两性的身体，并特别关注身体与精神创伤的关系。本书主要从当代小说中选取文本，尤其是那些在身体再现与创伤叙事方面具有特色的小说。它们包括：铁凝的《玫瑰门》（1988），王安忆的《长恨歌》（1994），莫言的《丰乳肥臀》（1995），王小波的《万寿寺》（1996），徐小斌的《羽蛇》（1998）。虽然这些作品的风格与主题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以身体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禁锢的姿态，并不同程度地思考了身体与精神、灵魂的关系。其次，本研究的目标之一是梳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中国小说创作中的“身体转向”的特征，所以本书选择了在“身体”写作方面有开拓意义的作品。再次，本书主要是研究小说如何想象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而不是只研究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因此本书在选择文本时兼顾了作家的性别，以显示男女作家在表现身体、性别以及创伤等议题上的不同的特征。本书对身体与创伤的研究，并非要把这些小说重新纳入某个流派或者“身体写作”、“创伤小说”的亚文类，而是通过几个个案的研究，去探索小说想象身体的方式及其所展示的丰富意义，同时也证明从身体切入

去分析小说文本的有效性。

本书的讨论主要是以身体研究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并结合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精神分析的文学理论进行研究。在这些方面进行探索的文学理论家们已经从多个方面挑战了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为文学批评的多样化与多元化开拓了道路。“身体”这一原来被认为是与文学关系不大的范畴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并被视为是颇具潜力的文学分析范畴。为什么身体研究那么重要？本书又在哪些方面补充了“身体与文学”的研究方面的空白？辨析了哪些重要的问题？

由于近年来不断有身体研究方面的著作译介进来，中国文学批判界关于“身体写作”的讨论也持续不断，女作家们不断有新的声音加入而更显激烈，因此，开始有人抱怨“身体泛滥”，并常常引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话：“用不了多久，当代批评中的身体就会比滑铁卢战场上的尸体还要多。”^①然而，伊格尔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强调的是文学批评要关注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批判的是有些身体研究放弃了身体所具有的反抗性，而只是玩弄时髦的概念。在我看来，中国的身体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很多领域依然没有人涉及。虽然中国目前有大量的译著出版，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的学者不需要思考身体的问题，相反，我们应该利用这些理论资源来反省中国本土的问题。

首先，正如伊格尔顿所倡导的，本书也坚持认为身体研究必须坚持“政治的”^②立场，关注反抗性的问题，因为身体的历史充满着压抑与禁锢的事实。同时本书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回应当前批评界对“女性身体”与“身体写

^① [英] 特里·伊格尔顿著，马海良译：《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② 本书使用“政治”这个概念，主要是从广义来理解的，指的是各种权力关系，而不是指具体的政治机构。

作”的讨论。本书所以特别关注身体与性别的关系，是因为我认识到两性身体的差异铭刻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对于女性来说，身体是她必须遭逢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女性自身的生命历程来说，她需要面对身体的变化，如月经和停经等，女性在是否生育、生多少胎、是否哺乳、是否节食减肥等问题上都面临着抉择。女性的身体已经成为了权力争斗的场域。在大众文化、影视和广告中，女性的影像被大量利用，而且主要是被再现为被看的对象和欲望的符号；在各种促销商业活动中，女性的身体被直接展示出来，以吸引顾客的目光；美容、化妆、服装等时尚产业同时也以女性的身体为诉求制造惊人的利润。女性的身体可以被各种目的、以各种方式来利用，但当女性自己要用、要表达自己的身体时，马上会招来谩骂、审查和排斥。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暴露在家庭暴力、性暴力的危险之中，它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文化制度等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品德的问题。

本书贯穿着对与身体相关的文化论述的对话，并分析那些压抑性的文化论述形成的根源。同时，本书也通过对“精神创伤”和“暴力”的研究，分析小说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是如何论述暴力的，并指出小说如何通过语言来抵制历史对暴力的健忘。

其次，当代社会发展与小说创作的发展都呼吁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解释近几十年来小说创作中对身体的迷恋及其再现身体的特征，解释这种表现方式所代表的创作转向，诠释这些身体意象所蕴涵的丰富意义。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从人性回归逐步向身体回归，这一发展的趋势以王安忆的“三恋”和铁凝的《玫瑰门》为较早的发端，后来有莫言的以感官描写为特色的创作，王小波的小说对“身体与性”的探索也显示了身体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中又逐渐浮现出“身体写

作”的热潮。这些创作的重大转向也向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但是，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界尚没有发展出有效的范畴，去解释小说中关于身体再现而产生的复杂意义。小说家为什么要写身体？怎样写身体？它是压抑还是解放了身体？这些都不仅仅是纯粹的作家偏好的问题，它还关联着意义如何产生、如何被接受的问题。本书把文学中的身体放在社会历史、文化、中西比较的背景中去研究，去解释身体所产生的意义，同时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试图整合身体与精神、身体与文化的关系。

最后，本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既用传统的小说分析范畴如叙事、语言、象征意象等对小说进行解读，也借助精神分析、医学、人类学的知识理论来解释小说中涉及到的身体问题。小说对身体的表现，不仅是对外表与身体活动的直接描写，还涉及大量与身体紧密相关的现象，如饮食、饥饿、暴力、疾病、性爱和死亡等，在小说的世界中，这一切都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医学向我们解释了疾病的成因，而有些卓著的医学文化研究更向我们展示，疾病是如何被赋予各种意义的。^① 人类学则解释了人类如何在实践中赋予身体以及自然各种意义的，如玛丽·道格拉斯一语道破的：“灰尘就是放错了位置的泥土”，^② 对人类而言，有用的与危险的、可以吃的与恶心的，洁净与肮脏的区分，正是社会秩序在人身体上的象征。也就是说，社会在建立秩序的同时，把人的身体也纳入了考量的范围，权力与意义的分布深入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跨学科的知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作者是如何借用

^① [美]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著，刁筱华译：《疾病的隐喻》，大田出版社 2000 年版，并参看福斯的《蕃息的阴》。

^② Mary Douglas. *Implicit Meanings: Se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身体与社会文化的各种联系来建构意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解读小说与文化人类学或精神分析学有着类似的途径，它们都是通过“阅读”身体的活动方式、症状等来发现它们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以及意义的变迁过程。

本书涉及的三个主要概念是“身体”、“创伤”与“性别”，这些概念并没有一个本质化的定义，我接着要阐述的是，我是如何理解小说与这些概念的关系，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后面的章节将通过具体的文本研究修正、丰富这些概念与定义。

(一) 身体

小说对身体的强烈兴趣体现在多个层面，例如直接对身体的器官（眼睛、手、嘴巴等）和身体活动的细致描述，通过象征或隐喻的方式对身体进行编码，又或者是对身体的新陈代谢的各个环节，如饮食、排泄、疾病、流血等的描写。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又暗示着性，暗示着潜意识中对欲望与禁忌在内心产生的冲突。身体还与外在的物质世界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小说通过游走于两者之间而建立起隐喻的关系。本书主要关注饥饿、欲望、暴力、创伤等议题，同时，在各个章节的侧重点又有差异。

本书立基于把小说中的身体看作是想象的身体。身体的意义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人际关系之中建构出来的，小说对身体的想象与描写其实是对身体意义的再建构。同时，这个建构过程又是多向的、变化的，因为读者的接受、学者的批判等也参与了意义的建构。我之所以选择“身体”，而不是“人”或“形象”作为切入点，是因为身体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可以把视野引向更加具体的、更加切近生命本身的思考路径之中。身体需要置身于具体的语境之中去表达自我，这样可以避免进行抽象的人性讨论，而时刻追问身体在具体的文化、价值观中的意义表达。

要厘清“身体”与“人”这两个概念并不容易，因为

这两个概念都没有固定的、适合于各种文化语境的含义。“人”的概念因不同的文化而不同，例如在儒家看来，成为人就是从道德和伦理等方面进行完善的过程。莫斯(Mauss)则在他著名的讨论人的文章中谈到，在罗马时代一度表示“法律实体”的人，在基督教中发展成为有灵魂的人(human person)，此后又把人看作一种心理存在；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等的“自我”的概念则使得人可作为意识、理性和伦理学的基础。^①从这些角度来理解，人的概念注重的是“自我、主体、意识、理性、灵魂、伦理”等的范畴，而不指明具体的身体活动，或者把身体活动看作是灵魂、精神活动的结果。^②重返身体并对身体进行现象学研究，也是对“人”的概念的不断修正。在现象学的视野中，人是以身体为根本存在的。

身体还有一些相关的概念，如肉体、躯体等。在我看来，肉体是生物学和解剖学的概念，它显示了身体的物质性基础，但我也不认为它是纯粹物质性的。^③在当前文学界关于“身体写作”的论争中，身体与肉体常常被混淆使用，有时身体仅仅指肉欲，有时又以肉体来谈论性。身体这个概念被注入了很多负面的因素，如有的学者认为“身体写作”就是下半身的写作，充满了体液和唾沫。然而，中国当前大部分的学术研究依然用身体这个概念来表示英语的body的含义。我相信严肃研究将会逐渐还这个词以正面的

^① 转引自〔美〕安德鲁·斯特拉桑著，王业伟、赵国新译：《身体思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② 莫斯以“习性”为例继续分析人与身体的差别，他把习性看作是一个实践和身体的养成，而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的习惯。见上文第18—19页。

^③ 身体与肉体的关系，可以用“社会性别(gender)与性别(sex)”的关系来理解。简单而言，前者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后者是基于生物事实的区分，但这样的简单划分也受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挑战。

意义，本研究也是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的一部分。此外，在身体与文学的研究中，南帆经常使用“躯体”^①这一术语，从中国的词源学发展来说，躯体一词较接近生物解剖学的意义，“形体”一词则较接近现象学的意义，指明身体可见之外形和实际存在，“身体”一词是在现代白话文运动中从“身”的单音变化而来的。“身”在古汉语中也有表示“我”、“已”的含义，但“身体”在现代的变化中主要是指医学为基础的总体概念，如“身体健康”、“锻炼身体”这些常用词所显示的意义。话说回来，肉体、躯体也并非纯粹生物性的，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快感和痛苦都是建构性的。^②因此，我坚持使用“身体”这个概念，以强调我讨论的对象都有着被建构的历史，而不是透明的中立的物质。

那么，小说与身体有什么关系？小说相对于其他文类的重要特征是它的叙事性，借助身体进行叙事可以说是最古老的艺术表达方式之一。在艺术想象世界中，舞蹈、电影、雕塑等都是以身体的运动、造型作为首要的表现对象与叙事动能。小说对身体的强烈兴趣，其根本原因是小说比诗歌、散文等文类更加关注人类的日常生活。而当代小说也积极回应社会思潮的发展，例如对私人生活的窥探癖，对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的兴趣，对表现视觉世界的信仰等等。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彼得·布鲁克斯指出，小说的兴起与隐私观念的兴起密切相关，而现实主义的叙事对身体全景式的、几近无情的视觉迷恋，又以女性的身体为主要对象。^③正因为小说具有这种平民主义的特征，它成为了民主

^① 南帆：《躯体叙事学》，收入汪民安（主编）的《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9页。

^③ [美]彼得·布鲁克斯著，朱生坚译：《身体活：现代叙事中的欲望对象》，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时代的艺术代言人，昭示着阅读不再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专利。

身体是意义的根本出发点，人对社会、文化的体验需要经过身体媒介来表达，社会、文化话语对人的影响也最终铭刻在人的身体之上。人类的文明不是产生在形而上的冥思之中，而是产生在满足人自身需求的活动之中。小说家的身体观、对身体表达的方式联系着作家的文体风格；小说对身体的叙事，往往联系着作者、人物有切肤之痛的记忆，它紧密联系着生存所需求之食物、空间、衣服等物质，它也与欲望、痛苦、恐惧、死亡等体验密切相关，这些体验使得身体的叙事无法停留在身体表面或身体之外的其他事物之上，它必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回到身体之中。因此，身体成为了象征的源泉和意义的集结点。

（二）创伤

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成为当代身体研究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它试图沟通身体症状与精神病症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身体的症状可能是来自连主体也没有意识到的精神伤害，反过来，精神伤害也必然在身体上记录下来。歇斯底里就是精神控制身体的典型例子，患病的人就像断腿的疼痛或者发痒、抽筋一样，他们的抽搐、咳嗽和斜视都不是因为身体受到了伤害，而是精神受到了创伤，累积在身体而爆发的症状。歇斯底里症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流行病，它早期被认为与女性的卵巢有关，弗洛伊德的突破性研究发现，歇斯底里可能与女性在早年受到性侵害有关，但当时的上流社会拒绝接受这一解释。弗洛伊德对儿童记忆的论述，还被认为是造成妇女“虚假记忆综合症”的祸根。^① 此外，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

^① 对这个问题的正面辩护，中文译本可参阅〔英〕菲尔·莫伦著，申雷海译：《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越战、种族歧视、帝国殖民和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等威胁着人类生存的事件，极大地催化了对精神创伤的研究。

在创伤研究领域，现实、精神分析力量、写作、叙事方法等环节相互促进，环环相扣。战争、大屠杀、暴力幸存者的陈述、越战后美国士兵出现的“弹壳休克症”(shell shock)、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证言等为精神治疗提出了新的议题，也为创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本。这些事实又促进了小说、自传、回忆录等文类的大量产生。新的文类促进了叙事的变化，也促进了文学批判方法的发展。对创伤记忆的认识，引发了一场叙事的革命。它与后现代的叙事理论相互呼应，围绕着记忆与历史、创伤记忆与潜意识的关系确立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

中国新时期的小说中，直接以“伤痕”命名的伤痕文学应该是研究创伤文学非常重要的文本，我在第五章将会讨论到伤痕文学的特征，并且论证，20世纪90年代的部分小说反而比伤痕文学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创伤的历史有更加深刻的思考，它们以回忆的方式反复触摸伤痛的叙事，它们从个体的角度对那段伤痛历史的指认，显示了伤痕文学所未曾达到的深度。中国哲学对创伤的讨论，最重要的当推张志扬的《创伤记忆》，本书也运用他的理论，讨论这些小说如何描述个人创伤与国家感、民族感受创的关系。

本书主要从“证言(witness)”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小说对暴力与创伤的再现。本书研究的这五个作家，都自觉地、有意识地通过写作来为各个群体在历史上所遭受的创伤与灾难留下证言。回忆是写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写作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创伤记忆尤其独特的叙事模式，表现在对伤痛事件的不断回忆，破裂的叙事方式。精神创伤对人物的深刻影响，在叙事上体现为它不断地回到事件的起点，通过反复的叙述试图解释和治疗。同时，受创的身体又往往通过伤疤、疾病等记号来显现，由此形象地显示精神创

伤在身体上留下的记认，表面的伤疤因此讲述了人与世界的深层的关系：她（他）与施暴者的关系，与家庭、社区、集体、国家的关系。这些伤害显示了个人在社会中独特的生存处境，也质问了事件发生的大的环境，如文化、制度等结构性的问题。

（三）性别

本书主要是在性别与社会性别（gender）的范围内讨论身体的性别建构，而没有涉及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等问题。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性别亦然。^① 性别的建构主要是围绕着对身体的定义与指认来进行的，包括生殖器的差异，生殖系统、荷尔蒙分泌系统的差异，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区分，两性的穿衣打扮、行为规范等等，身体的建构主要是通过性别进行区分，而这种区分又显示着权力分布的差异，此外，阶级、族群也是身体差异的重要范畴。反过来，性别建构又具体落实到身体之上，通过身体展现出来。

小说中的身体也必然地是性别化的身体（gendered body），^② 小说往往通过系列的编码向读者指示其性别，而不允许性别的模糊。因为性别是确定人的身份的主要要素，它甚至比阶级、种族、社会地位更加重要。酷儿理论挑战这种基于生殖器差别的、二分的性别认知，肯定性别的僭越，酷儿主体更创造出生理、心理、社会性别多种搭配的可能。然而，大量的小说叙事正是要对抗这种模糊的性别

^① 根据朱迪斯·巴特勒等女性主义的观点，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都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正确的”社会性别，也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她根据拉康和福柯的理论进一步指出，两性的概念是一种连续性的幻觉，而它正是异性恋将其自身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结果。

^② 由于当代的酷儿理论已经深刻影响到人们对性别的概念，因此，性别化的身体只能够是在特定的讨论范围里适合的概念，也就是说，是在以异性恋为主导的文本里，性别可以说只是两性，而在酷儿的激进理论中，性别是等多种可能的，而且是一个终将消失的概念。